

資暇錄

隴西李濟翁編

徐仁毓閱

車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
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
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旣非僻經咸
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一本駁其誕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諷詠至於唐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昇在甲等
何不詮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
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
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
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
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

李字除菑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
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

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
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字

祿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
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
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祿
祿或作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祿而作祿
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
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瀾上儒生瀾既在京

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鯀爾然鯀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驛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鯀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髽瓜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旣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脣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曰隅也據此則

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恭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

可用乎

蟲霜早潦

曲子名
并辭

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
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
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
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
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閻羅鳳爲閻羅鳳著辭則河內
王爲何柰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殫論

生子綱

爲據斯甚踈闊如此則盍言魏鳥乎漢武帝秋風詞
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旣
云魏鵠則風事亦用漢雁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
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襃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卽燃箕煮豆之二
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襃
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
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
豈可輕相承耶睿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
傷情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情便號泣
子恭亦對之歔歔又有恩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
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

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
也至有翩翩對恍惚則獨改翩翩爲翩翩與下句不
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
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
其字知犯國諱豈唯矛楯而已哉

杜度

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
度其入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妄
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

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猶刺通名微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逢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鵠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鵠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鳥鵠高飛

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

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櫟音壞實語訛强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嘗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亂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懷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瓊其瑰字音瓊者是瓊瑰

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

今園廷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闡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闡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

易悟也

一本無作
藥蘭二字

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雨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室之寢畫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畫土之蠹不可巧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成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不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失發平聲卽爲某字發上聲變爲其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母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母中有人母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

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上无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

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乎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詩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

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

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俊胎鰐因注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爲魚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入寒爲寒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寒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

今見他人稍惑撓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棄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漪漪

詩衛淇澳篇云綠竹漪漪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

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成云卽鹿葦草又云篇
竹似小蘂赤莖節韓詩作薄音鵠亦云薄篇竹則明知
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漪漪入竹事大誤也當時
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漪漪便襲其謬殊乖爾
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故盡
引陸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
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
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蠲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類

萬幾字出於尚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也案孔安國云幾微劉家所著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
太宗爲丞相時於事勤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
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真得書義近者改爲樞
機之機豈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
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
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
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

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吏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

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關斷可知矣

鄧侯

漢相蕭何封爲鄧侯舉代呼爲皝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咥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皝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揮

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嗟遂使後學見今呼爲嗟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

學家自文賴孫檢斐龍駒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卽不得云今多呼爲嗟矣所以更舉之者貴好學如司馬公之失矣

柏臺鳥

御史臺有柏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側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馬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

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柏自博栽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

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

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傳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岐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

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海謝

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甘羅

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

戰國策云爲呂不韋庶子

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會

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堅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旣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

揚州者以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

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給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今民不於三二月

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菽趨得法否耳

座前

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剏坐前無義也其字旣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

起居

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旣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啟亦然也不僅

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歛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勸廓

朝祥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

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訝其不待明日而歌斯久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偏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廢以爲明晨之漸凡日釋服悉宜從朝矣今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旣不行求

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爲詞不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尊高居喪吊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爲辭未敢問命朞功之服朔外罕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官人貢此殿堅囊襍多似爲中惜哉

辰日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

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該但以前序

從朝故略舉

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

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衣麻

鞋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欄板即可矣若悉白衣麻鞋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屨而去允爲不可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

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間飯不暉之疏晨受親戚

慰早見不唯別異外
賓抑容晝得議事

暮當賓朕弱

不必黃昏客
遠者回也

其晝

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食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折制耶

或聞近
代有其

日焚紙錢既非典
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逆之字余常膺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雲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自聆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嵒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

疑也

引從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中筒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之意者偏遂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箇笏前引以爲尊殿乘訛而無序何耶

拜禮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

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威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早謙太過反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弟慶辭竭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風

卜則姬

非卜筮者必話乘道廣之行有姬一無所知大開小四自乘而卜回者必曰姬於乘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乘言休則姬言名乘言咎則姬言休顧後中否

乘姬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姬也咸誤矣案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

宜平聲讀爲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今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樂冢

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南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爲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

蜀馬

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爲蜀馬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同州桂肇亦然

蹙融

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蹙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錢戲

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卽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譌其音音攤爲蠶𧆸反音鋪爲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樗蒲字何距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爲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皎然可見

寓直

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稱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爲武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令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僑僦也

端午

端午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鴟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爲余家元和中端午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

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

俗字

俗字至夥芻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馳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譚

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謂般涉爲官涉謂茜爲漬食魚謂鰐爲桂以纍爲詬

人振鼻爲噴涕吐口爲愛富殊不知噴嚏竊憇
者音隘藏府氣噫出歛
蚪爲醢剪刀爲箭帽爲慕禮爲里保爲補襤爲逋槩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上馬

自便服乘馬已來旣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

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非麻胡

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鬚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棱旣盛至稚童望風而畏牙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玭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感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

之明證乎

不及剗

諺云千里井不反嚙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對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剗復訛爲嚙爾

三臺

今之釧酒釧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釧字貴賤近易識爾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

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
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
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

借書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嗤笑還書二嗤嗤笑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

卷白波

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旣擒白波賊夢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

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卽涔爾涔與鍾並蹄足所賤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澣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嚏呪

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都終風篇注願猶思
七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

語每健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健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

解詩句爾

阿茶

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斤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旣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爲茶子旣而亦云阿茶

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宅焉

下俚

俗呼下俚家爲嘉李家者秦人呼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爲嘉下聲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

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按其噴噴然宜呼爲羊聲義取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

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上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潤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潤因影爲沃頭焉

車輕

俚語以車頓前爲質者乃由不識輕字故也

輕音詩致

云如輕如軒前重爲輕後重爲軒俚見輕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

俚語之謬放此替觸類而思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者遂爲頭質乃

由車質之誤也亦宜云
頭輕其義與車固矣

竹笪

籠蘧篠因江東呼爲笪今京洛皆呼爲竹笪

今俗字音笪爲

但蓋此字音旦又音闔當是有於笪旁書旦闔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但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闔音爲輕薄所嗤曰真村裏書生余應之

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

若是者又多難悉言

驢爲衛

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胃曹也自目爲衛

自前

漢有直盧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
紫宸宣政殿外皆有盧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爲邦

呼奴爲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豎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卒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爲樹故歛後爲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

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云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時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駄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

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感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徵假松之氣爾故其臭方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脚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函匣筒韁抑造清明毬卵輕齋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牋

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

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其大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石鏹餅

石鏹餅本曰嗲餅同州人好相嗲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倚狴牢之糧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餉

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
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
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
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
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士因有
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嘔博滿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
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

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卽紅豆之
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
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
子若穢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
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

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爲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卽骰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增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瓊也則知以王石爲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埋哉

熊白嚼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

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門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赤膏免笞此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門前有熊白及鹿修忽曰自肥而修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卽盛形美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

笑而傳之

生肝鏤剥

今縷生肝肚爲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剥言其細切
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虜胙言似胡虜祭之餘胙
聲謌故云鏤剥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
憇約并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
言燶瓜茄及豬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肺臍腋字
反是字書內燥字音丑獵者謌呼丑口反爾此二字火
旁云下木別有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渫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
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甚渾沌而食避之從食
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力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
機旣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餽飪乖之且甚此類頗
多推理證排可也元和中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大府
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
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菜字其音丑獵者義出暗爚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
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甚渾沌而食避之從食
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力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
機旣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餔飪乖之且甚此類頗
多推理證排可也元和中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大府
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
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琴甲

今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
晉惠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
泛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効好事者
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旦竹於自然之甲厚
薄剛柔殊矣況棄真用假捨清從濁子蓋靡知其由
也至如箜篌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真其聲宛美矣
案中容樂論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相問孟嘉此義嘉曰以其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真矣

茶托子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

子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盃遂完
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
話於賓親人人爲便別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
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貞元初青軍泊浦爲荷葉形以觀茶椀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今昇平崔家訊則知矣

坼封刀子

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
度廓落然而有晉陶侃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
之右所務下者以爲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

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勞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胥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由勞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如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檻其書而勞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言不廢折刃也每詣于外後因溥之益妙其製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涌闔者之袖而潞帥鄆士美時

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光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

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岐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爲舊刺輕刺則紙之相扇留具衡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諳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并丹禡正

平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席帽

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叅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俱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欲飛時晉公繫帽是賴刃不卽及而帽折其簷旣脫禍朝貴

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

折簷帽尚在裴氏私帑中大和

末又染繪而復代罽曰疊絹帽雖示其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銜巧漸有絢絲帽若綱其巧

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

近又染藤爲紫復以輕相尚

被袋

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游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邇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旣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

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向遺豪徒翫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
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
引注子其形若瑩而蓋背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
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丙安系若蒼瓶而小異目之
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不有礙而屢傾仄今見
行用

承床

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
倚必將仰脊不遑縱亦由中貴人翫意也蓋防至尊
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之豈常之儀士人
家不窮其意往往取繩床當作承

李子言輕齋可

來去

隨人

資暇錄終

資暇錄